

石園文集

石園文集卷三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文

禘說一

鄭氏魯禘祫志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正月
吉禘於莊公時慶父爲亂免喪速二年四月夏卽祫旣
祫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
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譏其無恩也閔
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

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閒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邱之會歸不及禘冬如晉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始禘經云二月癸酉禘於武宮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始禘於襄公也

先儒之論禘者多矣一人而持數說者惟鄭康成爲然其釋祭法禘黃帝禘嚳則謂祀昊天於圜丘其釋大傳始祖所自出則謂祀感生帝靈威仰其釋詩序長發大諦及禮儀喪服始祖所自出則皆謂祭天其釋王制春禘夏禘則謂夏殷之祭名其釋祭義春禘秋嘗則謂夏商禮周以禘爲殷祭其釋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則謂禘當爲禴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則謂三者皆禘大祭其釋詩序雖禘太祖則謂禘大祭大於四時小於祫一事而屢變其說將安所適從哉究其堅持之

論則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夫禘本祭太祖所
自出而以爲喪畢之祭一可異也魯本僭天子制卽禘
亦當於太廟而以爲羣廟通行之禮二可異也五年再
殷祭雖本之公羊然彼爲大祫言而鄭爲一祫一禘三
可異也歷考經傳絕無新君二年祫三年禘之文鄭皆
憑臆立論四可異也鄭旣爲此無稽之言又著魯禘祫
志益爲可異彼見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
廟遂妄意二公三年必有禘而指爲五年一禘之證旣

妄意三年有禘遂謂二年必有禘旣妄意二年有禘遂
謂六年必再禘旣妄意六年有禘遂謂八年必再禘以
求合乎五年再祭一禘一禘之文凡此謬論一無根據
而彼持之不疑後人反本之以制禮不亦可異之甚哉
或曰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大禘故鄭據爲喪
畢禘祀之證齊歸以昭十一年薨十三年喪終以有故
未禘故知爲十四年禘而左傳昭十五年適言禘於武
公故知十四年禘十五年禘非無據也曰文二年大禘
經傳有之是喪畢禘祭固禮之常未嘗言三年必禘也

何所據而謂禘後一年必有禘祭乎昭十五年之禘安知其致齊歸若果致齊歸則當禘於太廟否則當禘於襄公齊歸襄公妾昭公母傳明言禘武公則非致齊歸可知也安得妄相牽合爲禘後行禘之證哉凡鄭氏解經固多鑿空妄說要末有如禘之甚者其妄解他經不過釋經之誤於朝端大政無與也若其所論禘則後王據以爲典要自漢迄宋竟未有覺其謬者可勝歎哉故欲明禘之說必先知鄭氏之謬而後禘義可得而言也

禘說二

或曰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新死者之主許叔重亦有
是言不始於鄭氏也此必漢時爲春秋學者咸主是說
故鄭氏因之而魏晉以後制禮者亦因之不然自漢迄
宋千餘年名儒輩出何無一人敢易其說乎曰此誤解
春秋之故也魯之行禘止在周公廟而孔子猶歎之則
他廟固不可行也然此端一開後嗣子孫遂以爲己所
宜用而其威儀之盛樂舞之繁鼎俎之陳籩豆之設實
遠過於他祭魯君以爲非是不足薦我先人盡我孝思
也故遇新主入廟卽以行於太廟者行之其意特假此

以隆其先人初非以是爲正禮也但一人創之後人尤而效之亦遂以爲故事於是向行於太廟者後徧行於羣廟矣向行之爲殷祭者後行之爲喪畢之祭矣且更廣而推之卽非喪畢致主而亦用之矣

如昭十五年禘武公定五年

禘僖公之類

益推而廣之卽非奉先祀廟而亦用之矣

荀偃言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是禘樂并用於燕饗

其尤甚者併三桓之家亦以是爲

美觀而僭用之矣

昭二十五年禘襄公萬者二人其此萬於季氏是大夫家亦用禘

實魯行禘之由夫豈先王之定制諸侯之達禮哉曰禘爲喪畢之祭則鄭氏禘祫志惡得深非之曰閔二年禘

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皆致新死者之主則大事
卽禘其禮行於二年而非三年也安得有二年祫三年
禘六年再祫八年再禘之文哉凡志所言皆其意爲測
度而非眞有事實也且祭法言四代之禘明舉黃帝帝
嚳國語載展禽之言亦然則大傳小記爲始祖所自出
者卽此二帝無疑柰何舍明白可據之經傳反援魯邦
亂常之事爲周世不刊之典哉曰魯羣廟所行之禘旣
非大傳小記所言之禘聖人何爲以禘名之曰是禮也
魯相傳已久聖人不得不因之若夫所書二禘一爲閔

公喪未終而急行吉事一爲哀姜沒九年而始爲致主
故書以示譏意不在禘之是非也至於魯禘非禮周公
其衰之歎已明著於禮運鄭氏豈不知之而反據此爲
典要不亦無識之甚哉曰魯秉周禮他邦宗之其所行
必先王舊典安得不據之曰果先王之舊典則行禘必
有一定之時月今考之經傳或在五月閏年或在八月
傳入或在二月定八年初無一定之時必非先王舊典可
知也卽如鄭說二年喪畢而祫明年春禘則禘當常在
春月胡爲錯行於四時哉鄭於行禘之月尙未詳考而

堅執三年春禘之說多見其闡於識而疏於經術矣

禘說三

鄭氏既著魯禘祫志又著周禘祫志謂先公之遷主祭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穆則祭於文王廟昭則祭於武王廟廟各一日而不及未遷之主夫不知禘爲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祭后稷以下其謬已甚而又分爲三廟閒以三日此何禮哉夫禘之爲義本以審諦昭穆故旣追太祖所自出又并已遷未遷之主而合享一廟中以見聯屬昭穆之意此爾雅所以謂之大祭而孔子亦有

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之說也若上不及太祖之先人下不及未遷之羣主安得爲祭之大而安得爲仁昭穆哉鄭旣以禘止享還廟之主遂妄爲之說曰祫備五齊三酒禘止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夫宗廟之祭無有大於禘者故諸多與郊並言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郊禘不過繭栗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古人之言禘如此鄭必欲反之以合己祫大禘小之說庸可信哉卽就其魯禘志與周禘志並觀之而其說益窮鄭明言魯王禮也周禮推此

可知則當悉與魯禘合而何其說之不然也魯則爲喪
畢祫後之祭周則但爲合享毀廟之祭其不合者一魯
則言禘於羣廟周則但禘於文武后稷廟其不合者二
魯則援禘於莊公禘於襄公爲證皆未毀之廟周則但
祀先公先王之遷主皆已毀之廟其不合者三胸無定
識而強欲立說以垂後後之人又惑於其說而悉本之
以定禮皆不可解也王子雍最號達禮其釋經盡與鄭
氏反獨於禘但言禘大祫小亦爲喪畢之祭何不取大
傳小記之文一詳繹之哉

石園集
禘說四

禘之爲義不獨鄭氏持數說卽諸儒亦未有歸一之論
謂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禘小於祫者韓嬰也謂禘祫
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劉歆賈逵也謂祫及壇墠禘及
郊宗石室所及有遠近者馬融袁準也謂祫祭不及功
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也謂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
新死之主者許慎杜預也謂祫有十二獻禘止八獻者
賈公彥也眾說雖多究未有言始祖所自出者不知是
說也不獨大傳言之喪服小記亦言之不獨小記言之

儀禮喪服傳亦言之經傳如此而後人猶不從其說何哉意以三書所言皆爲祭天也夫祭法舉四代之祭禘郊並言郊旣祭天矣禘安得復祭天鄭以南郊圜丘分爲二祭也其註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夫上帝卽昊天之神南郊卽圜丘之地安得而二之旣分天帝爲二又妄解大傳不王不禘謂祀感生帝於南郊若是則圜丘之祭旣謂之禘南郊之祭復謂之禘并己南郊曰郊之說亦不復顧矣更可異者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謂皆禘祭因創爲三禘之說

是祭地亦謂之禘矣其妄誕不經一至於此而後人猶尊信之何哉西漢韋玄成等引大傳文謂祭天以其祖配則以禘爲祭天固不始於鄭氏要未有歧昊天於上帝又混上帝於南郊支離穿鑿如鄭氏之甚者諸儒不明追遠報本之義謂祖所自出必在於天故其釋禘也皆不引大傳小記之文又見諸書言禘皆祭宗廟因別立異義或以爲禘大禘小或以爲禘大禘小或以爲止祭毀廟或以爲并祭親廟紛紛之說總由誤解大傳小記爲祭天也其指爲喪畢之祭者則固因春秋所書皆